

# 經律論是佛教的靈魂

方  
論

## 一、無理之教 將為時代所淘汰

二十世紀，是科學的黃金時代，科學能拿出現寶來，給人們看。它的特點，是能滿足人類肉體上的要求，能改善社會上的環境，能縮短世界的距離，能以人工補天然的缺陷，所以一向是被人類所謳歌所陶醉，「科學萬能」之頌聲，遂響徹霄漢。就因為科學具有絕大的魔力之故，致使宗教和理學，都減少了光彩，而披靡在一旁。可是，根據歷來的經驗，發現科學這東西，充其量也只能解決外在的環境，並不能解決內在的環境。換言之，即是科學只能解決物質方面，並不能解決精神方面，有許多精神方面的要求，並不是科學所能為。因為精神因素之在人生，其重要的程度，並不亞於物質，所以宗教和理學，纔能站穩崗位，不至為時代潮流所沖刷。

但是人類的智識，發展到了現代，已不是武斷的神權，所能籠絡駕御，而是需要拿出理論來，使他們心悅誠服，這纔肯低頭下拜，作一個不虔不叛的忠實信徒，否則就要請你免開尊口，關上大門。所以現代的宗教家，與社會人士，周旋於塵垢之間時，若是不能拿出充份的學理，滿足他們的願望，降伏他們的驕奢，使他們確切了解宗教的性質，和效用時，則恐怕天地雖大，終難容身，真個要被淘汰得，成爲歷史上的陳迹。

佛門裏面，具備着理和事，大概上士善根夙種，智解湛深，修持佛法，每能理事兼顧，不偏不倚。若中下士，不是重理輕事，便是執事迷理。尤其小機小智之流，往往能行而不能解，而大機大智者，則多先事求解，而後纔肯起行，所以無理論的法則，至多只能接中下兩根，絕對不能接引上根，使之生信。有能力的弘法人員，是右手執事，左手執理，這樣自能無往不利，否則不特效律減低，並且將被人誤解爲佛教是無理論的宗教，不登大雅之堂。

世界進化到了現在，人們智識水準，普遍提高，盲目服藥的態度，和不滿足要求的理論，都爲上流人士所不取，甚至還遭拒絕或駁斥。所以做

一個現代佛教徒，尤其是有志弘法者，倘若僅懂事相，而不懂其所以然的道理，那是非常危險的。縱使很幸運的，在弘法的過程中，在許多辯論會上，都不會遭遇到棄甲曳兵的慘敗；但倘若把釣魚做個比喻，那他至多只能釣些小魚，始終無法獲得理想中的金鱗。基督教的教理如何？姑置不論，但他們僅憑一本「聖經」，却也三日一會，五日一講，使長老牧師輩，奔走流汗，爲教而忙。縱屬不能登壇宣說的一般教徒，而當勸人信教時，却也都會手指口陳，滔滔不絕。回過頭來，看佛教時，它雖然擁有經律論三藏，其卷帙數量之多，可以佔滿了整個藏經樓，但是不會翻過一頁的教徒，却佔了大多數。教主釋迦牟尼佛，在二千數百年前，所遺留下來的寶庫，後代徒孫，竟不能沾得些少的潤澤，依舊貧乏得可憐。有時聽到外道說著似是而非的「真理」時，却起了懷疑，動搖信心，覺得人家所說的好像也很有道理，甚至覺得他們的一切，都比我們強，因而消失了修行的初志，使道業中斷。更有一班不肖的教徒，爲了胸中無主，爲了窮，爲了愚，竟然被人家收買，認賊作父，從此願意做人家的鷹犬，奉行新主人的命令，回過頭來，猛咬佛教。這也無非爲了貪圖每月幾元錢的津貼費，便飲鴆止渴，不顧爛腸；更願意上刀山，攀劍樹，萬苦不辭。像這一種的現象，實無異小孩子爲了貪食一塊糖，竟然拋棄了溫暖的家庭，跟著匪徒走，從此失去一切的幸福。倘若追究原因，就不得不歸咎於不懂教理的弊病。不懂教理，就不懂佛與魔，正道與邪道，是怎樣的分別？甚至並不僅爲什麼而修行？修與不修，有何不同？一個教徒，對於教理的認識，假如真個薄弱到這種地步，大似一群沒有宗旨的軍隊，那麼人家就適用收買的辦法，只要肯花點金錢，便可以任意改編換幟，消滅原來的番號，牽着鼻子走。佛教裏面的徒衆，倘若都像這種情形，就是人家干涉我們，讓我們自由生息在天壤之間，也還不是和樂隊一樣，一輩子只配做喪葬行列的裝飾品，穿着大紅粗衣，伴着棺材，陪着孝男，招搖過市，使社會人士感覺到：這就是佛教的一切了。這樣子過了數十年，百年，還怕不會消滅嗎？

## 二、道教之前車可鑑

道家學說，起自黃老，老子在他的道德五千言中，極倡無爲之旨，爲莊列思想之先河，這纔是真正的道家宗旨。無論他們的主張，行得通，或是行不通，總可算是自成一家之言，爲理學方面，最重要的環，缺了它是不行的。到了東漢張道陵，倡煉丹，符籙，禁咒之術，以鬼神之說惑民，這變演變爲後代的道教。這一派的道教，它的基礎，是建立在迷信上的，根本無所謂教理，所以在封建時代，它是完全以長生不死之說，迎合帝王，一方面靠齋醮，符籙，祈禳等，來迎合社會心理，煽惑愚民，變成婚喪歲時的點綴品，替人家鋪張場面。有錢的人，都可以任意招之使來，揮之使去，其地位之卑，乃至降與輿臺爲伍，爲社會人士所不齒，這便是道教衰亡的大原因。但是張道陵的道教，可以毀滅，而老莊的學說，却自有其價值，決不至與之同一命運，於此可見學理之重要矣。

道士們由修道變爲生活，由清靜無爲，變爲丹鼎，符籙，召神，驅鬼，祈禳，此道教之所以亡。他們中，沒一個能懂得老莊的宗旨，沒一個能傳老莊的衣鉢，他們所崇拜的對像，是玉皇上帝，靈寶大法師，元始天尊，斗姆，黑虎趙玄壇，呂祖，關帝等。並且人造了許多經典和訓誥，而用扶鸞來供人和神之間的通訊工具，因之陷入怪誕，自貶身價，只能與無識的愚夫愚婦，混在一起，並不能提出教理，與世界的宗教家，理學家，相見於壇坫之間。他們這種的行動，只能迎合下層人士的迷信心理，並不能滿足上流人士，探求真理的願望，在學術界中，是沒有地位的。末流所及，遂演成明之白蓮教，清之天理教，八卦教，以及現在的各種外道。有的是以擁眞命天子，喝硃砂符爲宗旨，有的是以煉丹守竅幌子，實際上並不能出三界生死，也不能成爲正式宗教，替國家社會，匡正人心，補政治力量所不及。最近的越南高台，和好，平川三教，竟然用機槍大礮，與人爭政權，這和修道二字，真是距離三萬里。最可憐的，是它轄下天真爛漫的教徒，並不了解他們自己，究竟是教士抑是戰士？萬一出家和在家的佛門弟子，也弄成像道士一般，不懂教理，不懂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是怎麼一回事時？則佛教前途，也就靠近墳墓了。所以希望出家和在家的佛子，在行道之餘，必須多看經論，多懂些教理，不論自度或者度人，都極感需要。理和事在佛教中，如鳥的雙翼，折了任何一翼，縱使具有冲天之志，也總是飛不起來。

## 三、有事無理非釋尊本意

民國以來，國家多故，法運陵夷，大德比邱，復多示寂，到目前博通經律論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將來當碩果僅存的耆彥，再有搖落時，若後起無人，則佛教縱不關門大吉，也必是危在旦夕。而四衆方面，爲了福慧淺薄的緣故，所有禪，華嚴，天台，三論，法相等，各宗的道理，幾乎是無人在學，也無人能懂。雖然不需要理論的淨土宗持名法，是普被三根，獨步末法的利器，雖然事中含有理在，但是不研究理論，和孔子：「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子：「善治民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的作風，都不是釋尊的本懷。假如釋尊真個只要天下後世信佛的人，一味跟着他走，不需要自行探討的話，那末又何必說了四十九年法，留下三藏十二部，許多的文字。假如真個只要拈花示衆，就能夠滿足一代時教的話，那又何必咐囑弟子，流通經典呢。假如只要執持阿彌陀佛名號，就可以普度群品的話，那他除阿彌陀經之外，就不需要再說其他的經。他既然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世出世諸法，無所不講，遺下了這許多博大精深的遺產，當然是要後人潛心研究，擇法熏修，並不主張抹煞文字。聞思修三者，是要先經過聞和思，然後纔下手修。信解行證四階段，是要先解然後行。三般若，是由文字而起觀點，由觀照而證實相，若離文字，則後二亦無。後人往往藉口禪門不立文字，和六祖的不識字，因而不研經教，殊不知達摩西來，還帶了四卷楞伽經，試問我們對於楞伽佛名旨，都了解嗎？黃梅五祖，在付衣法外，還傳授一部金剛經，試問我們對於金剛妙義，都理會嗎？再不然惠能潛入祖房，三更傳法，口授耳聆，不都是語言文字嗎？棄文字，畢竟是悟後的事，證後的事，未悟未證，何能蹟等。

今之修淨土者，但知持名，不注重理解，就持名的本質而論，固然是事中有理，固然是行起解絕，但一路尚有歧途，懂點理，究竟能堅定意志，不爲妄境所搖惑。不見夫半途懈退，及轉入外道者，百分之百，都是不懂理的愚夫嗎？還有一班人，他們自說在念佛時，見到了佛菩薩，見到了許多光怪陸離的東西，以有所見爲效果，公然著書立說，炫燿於世。亦有人，你若問他爲什麼念佛？他會很爽利的，答覆你是「黃泉路上做盤錢」，豈不可憐可笑。有的人竟然把佛菩薩，和神鬼狐仙，同供在一龕，而且

日燒香禮拜。我會遇到念佛而不知爲了何事的人，經我對她說明念佛之目的，是爲了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之後，她這纔如夢初覺，歡喜無量。似此種，都是理路不清之弊，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假如所有的佛教徒，都只懂得敲木魚念經，捻念珠念佛，一提起學理來，便都瞠目結舌，不知所云的話，則不特佛教前途，危險萬狀，而經律論三藏，也都可以付諸一炬了，這豈是釋尊降世的本懷，所以有事無理，亦非所宜。照理來講，凡是一個佛子，多少總要懂得一些經論中的道理。自己閒時，能够加以研究，固是最佳，否則也要多參加法席，聽法師居士開示，退而思維實行，這樣纔會圓滿開思修的作用。

理和事雖然是兩樣，但在佛法上，亦如人的兩臂，鳥的雙翼，究竟是付的一，不宜偏廢。淨土經論，雖然未說高深學理，禪宗雖然屏絕文字語言，而其意圖，不外要行者注重實踐，莫永遠逗留在聞思位上，而不起修。其實若把禪淨二宗的學理，揭發開來，決不見得會比教下寂寥。何況這兩條路，都是直達的捷徑，圓頓理論，直入自性，所以禪淨中任何一門，若修到成功時，都會圓證理事無礙的境界。歷來淨土宗的大德，都是精通教義者，而禪門祖師，所留下來的語錄，幾曾與般若楞嚴諸經，有絲毫別異處。可知理即是事，事即是理，有即俱有，無即俱無，不過未見真面目者，則不能不集思廣益，假文字作鑽鑰耳。

#### 四、摧伏外道必須通達教義

說起外道來，門類亦多，在當時的印度外道，就有九十六種之多，此時世界上，當然更不在少數。每一種外道，當然都認爲：惟有它纔是最合理的，而佛教是不合理的。一切衆生，在末那識尚未轉智之前，我執我慢，當然是免不了的，因此對於異己的宗教，不特含有惡意的排擠性，並且還有統一慾，想把各種異己的宗教，用種種方法，使之消滅，而變成惟我獨尊的局面。在現代各宗教中，就有強拉信教，甚至有利用金錢，收買他教信徒，逼令放棄原來信仰，並嗾使反噬的情事，就是這種統一慾在作祟。他們也很想能用理論，把佛教扳倒，可是他們根據歷來的經驗，知道佛教的學理，最正確精深，因而只好避重就輕，改用其他優越的條件，想置佛教於死地。可是有時在偶然的遭遇戰時，免不了也要仗脣槍舌劍，辯論一番，此時任是佛門有三藏十二部經文，但身當其衝的佛子：若平日不會加以研究的話，則必弄成獅子爲野干所降伏的笑話。而外道亦可趁此機會

，大肆宣傳，謂彼教學理，已壓倒佛教，這樣豈不是爲了一人的學問空疏，致使整個佛教，蒙受污辱，真是冤哉枉也。所以佛子衛道，摧伏邪外，第一先要精研經論，通達教義，獲得正見，然後纔不至有失。菩薩降魔，須仗慧劍，慧劍者，非是有劍，但積戒定之功，證得如理如量之智，自然內蘊正見，外具辯才，破邪剖僞，喻之如劍。這樣看起來，每一個佛教徒，若欲衛道，就不能不誦讀經律論三藏，縱使在根器上，遍研有所不能，但普通的常識，和淺現的道理，實不能不稍稍涉獵，就是不想度人，在自己做工夫方面，也還是用得著的。

#### 五、但研理不重事也不能堅信心

佛學不是哲學，就因爲它是可以實踐的，證明的，並不同於空虛的理論。惟有真正的佛門善知識，纔知道理和事，是不能偏廢的，尤其重理不重事，是非常危險。根本只知研理，而不願行事之人，就不能算是佛教徒，譬如我們研讀老莊，並不能就算是信奉道教。宋明的儒者，大多數都讀過佛經，可是他們不但不是佛教徒，而且在暗中剽竊佛家的學理，來啓發他們的智慧之後，而又在表面上，裝出正經，公開反佛，以遮掩天下後世的耳目。所以鑽研佛門經論者，並不一定是佛教徒，而一定要皈依三寶，肯在佛像前，燒香，磕頭，或者坐在蒲團上，實行觀心，持起念珠來，實行念佛，纔算是真正信仰佛教者。外道外教中，也有人在翻着佛經，但其作用，不外兩點。一是要找出他們眼光中的佛學弱點，預備作爲駁斥的對象。這好像軍事家，在研究敵人的地圖，預備乘虛攻擊。二是要找出點材料，來充實它的不足。這好像勸襲家，將別人字畫，題上自己的姓名，以爲誇耀。抱着這兩種目的，而研讀佛門經論的人，不止不是佛徒，並且還不懷好意。

僅僅研讀經論，而不重信仰，這顯然不够，而且是非常危險。近來爲了貪人家的金錢，跳出佛門，投入道風山的僧衆，據說其中有許多曾受過佛門的教育，由佛學院出來，他們今後的工作，當然是仿效逢蒙殺羿的手段，參加波旬陣線，來拆除佛學院了。爲了幾個錢，不止賣身，並且也出賣人格和慧命。這後果固然應由他們自己承受，但是不重儀式，不重信仰，不重戒律，而但注重學理的僧教育，其失敗是必然的。這一慘痛的教訓，就十足證明：但重理不重事，並不能堅固信心。縱使通曉經律藏，而不灌輸宗教的精神，也是沒用；何況這些人，尙未必能知經律論呢。重理不

○因見佛性，得成佛覺。」可知持戒是見性的前驅，而見性又是成佛的前驅。再就戒定慧來講，其次序是因戒生定，因定生慧，可知佛菩薩的智慧，也是由戒而生。因此佛門弟子中，出家者，固當持律，在家者，亦當受戒，打得念頭死，方許法身活，絕對不能躉等倖得。古人以經律論三藏，配戒定慧三學，佛教的一切外表，等於軀殼，三藏所詮的事理，纔是靈魂，希望佛門學者，在梵修之暇，多就經律論，下點工夫，則自利利他，義皆圓滿，有事無理，非釋尊本意也。

三飯依中，飯依法的願心，是願衆生，深入經藏，智慧如海。說當願衆生者，表明發的是大乘善與人同的心，絕不是僅僅爲了自己。雖然沒有說到自己，但若就自度度他的道理來說，當然自己也包括在內，否則若但願他人深入經藏，而自己反然例外，這亦不大合理。這樣看起來，佛教徒應研讀經論，否則清淨三飯，將名存實亡。佛教所以超越他教者，學理湛深，是重要原因之一，今若不看經論，是放棄家寶，不特在自修上，有許多不便，倘與外道遭遇時，將因失了利器，而無法加以降伏。若是出家二衆，接引緇素行人，更當根據經典，指示清修大道，糾正瑕疪，則正法幢，方能出現於世，否則五百世野狐身，恐難避免。

六  
結

重事的結果，已證明由佛學院出身的學僧，其信仰之堅定力，遠不如一字不識的老太婆。因此我們對於今後的佛門教育方針，是應當改變以前偏重理論的作風，要實行理事並重，決不宜偏重或偏廢。所有燒香，頂禮，諷經，念咒，敲木魚，擊引磬，歌詠讚揚三寶，發願，拜懺，施食，上供，坐禪，念佛，繞佛等法事，一一都要實行，誰不願幹，誰就要退出。或者還要考驗看：有沒有穿糞掃衣，日中一食，塚間夜坐的能耐，像這樣的實地練習，也是不可缺少的。

高僧選舉	(僧伽選輯)
一、藏油大師集	二元五角
二、蓮池大師集	三元五角
三、憨山大師集	三元五角
四、慈雲大師集	三元五角
王龍舒居士集	一元五角
般若心經要釋	八元
塵囘憶錄	三十元
(大光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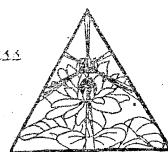
本刊讀者服務部

慕尼黑23大菩提學會，印度大菩提雜誌社，緬甸佛教會，美國金蓮雜誌社等處來函。茲摘譯金蓮社來函如左：（英文信原函見右面鋅版）  
「菩提樹雜誌社朱斐先生：二月八日大函暨貴刊二冊敬悉，茲寄奉四月號『金蓮』雜誌一冊，今後當逐期寄上。」

本刊自增  
關英文佛教新聞一版後，曾  
寄贈世界各國  
佛教團體，連續接到德國

世界各國佛教社團函來

The Golden Lotus Press  
7011 Woolston Road  
Philadelphia 38, Pa.  
U. S. A.



Mr. Fei Chu, Editor  
Bodhidharma Publishing Co.,  
39 Hsi-Peng Street,  
Taichung  
Taiwan, China.

Dear Sir

In response to your letter of February 8th, we are sending you a copy of "The Golden Lotus" for April, and putting your name on our list as exchange for your periodical "Bodhidrum".

We are glad to see there is one page of English, so that we can mention items in our "NewsCorner". I am sorry that no one on our Staff is able to translate Chinese.

In the May number we will mention your magazine.

Very truly yours,

*A. H. Rogers*  
Editor  
"The Golden Lotus"